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三

爲六宮拜章

蓬閣

初學記作閣

菲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

巾屣之末何以廁鴛鴦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歲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爲晉安王謝南兖州章

臣以蕪孱幼無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

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起懼

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徒旆淮區遷金濟服朱駿

出珣青組臨方瞻惟徵寵俯仰忘厝

初學記十

又爲安陸王謝荊州章

臣託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蕃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

懸旆出關徒違絳闕。捲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
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取。北維嶠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
牧稟威。茲道孰易。是以據情陸白。布款帳垂。霄塗嚴遠。事隔披照。
腆冒斯顏。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託。初學記十

謝賜新麻表

竊惟觀斗辨日。馭生爲本。審時分地。稼政莫先。何則。勝殺無姓。拘
忌之理。難忽。珠璧有徵。禮節之原。攸序。蘇文類聚五

到著作省表

臣約言。卽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莛不博古學。謝專家。乏懷鉛
之志。慙夢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慙良。謬勒斷蛇之符。預刊冰河
之業。路遇難馳。才弱未勝。而神工曲造。雕絢彌疊。珎筆史觀。記言
文府。趨奉載揚。腆惜交顏。云云。初學記十二案南齊書沈麟士
卽沈約爲沈麟士義行表當編入全齊沈麟士文故不詳

薦沈麟士義行表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
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操琴採薪行歌不輟長
兄早卒孤姪數四攝筮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
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
能孳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陲南齊書沈麟士傳永明六年吏
麟士義行案此表當編入全
部即沈淵中書即沈約又表薦
齊沈淵文張洵本有此當刪

薦劉粲表

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
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輶不息藝文類聚
五十三

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難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戍庄
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

聞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獲敵卻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

昧妄輕言伏懷悚懼

初學記二十一

讓僕射表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恆分若夫立黃未已非
狄駕之衛筋力爲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
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實所以蠲假衰疾收屏

淪墓

藝文類聚四十八

謝封建昌侯表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
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
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
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藝文類聚

五十一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
屏營罔識做寘臣寮訓私聞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
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
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芥輕命固莫云酬載文類聚
五十一
爲長城公主謝表

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妄真妾膺靈稟氣育
景璇闈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
著禮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彝章夙貢籍此思加遽延典策湯沐
光啟珩緄昭被載文類聚
五十一

爲柳世隆讓封公表

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尙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
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獲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

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魯靈命窮，維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囁喞，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駘，再踐鄉路。豈可資國旨以邀其功，因眾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議。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諷。蘇文類聚 五十一

爲柳世隆上銅表

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圓法。漢世幾曆，資於貫朽。名鑄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蘇文類聚 八十四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徒降旻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丘嶽之重。登階望席，恍焉失步。蘇文類聚 四十八

爲太子謝初表

臣實蒙推溫文以闕不聞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儀雖問安內暨
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貳體宸極
守器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藝文類聚十
六初學記十
爲南郡王讓中軍表

臣聞建侯茂則非賢罔樹分器鴻典惟懿實先而臣挹道未弘踐
義多缺徒升國彝空襲宸寵光珪華紐晚竊於關垂令采徽猷寂
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頒皇衢肇啟鼎運始資魯衛兼啟義
邇周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策聯輝上序祐履荆阿懷靈
夢曲拊志惟熏佩握如擣初學
記十

爲始興王讓儀同表

徒塵翠渥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沉高擬萬石爰均八命
室等天潢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揆陛下道苞九

舜明出十堯萬徵必理一物與念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藝文類聚四十七

爲褚炫讓吏部尙書表

竊惟玄素未辨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挫暗爲明免愚生智亦何以登奇收異離渭分涇

藝文類聚四十八初學記十一

讓五兵尙書表

臣聞百舍之越非宿春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輕適于路遠舟弱疲于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鑿于溜水駕足蹇步終取躓于鹽車

藝文類聚四十八

上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炳虞書西伯勸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婚

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
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矣文史多闕以茲不木對揚盛旨是
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祚
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
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
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燬家禍曠
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
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厯自
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
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
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
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
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

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
退傷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
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立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
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
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
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木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
望古慙良鞠躬踴躍覲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
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
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宋書自序藝文類聚五十五

注制旨連珠表

竊聞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
譚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
復金鑪互映玉軼並馳妍蚩優劣參差相闕翔禽伏獸易以心感

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應

類聚五十七

爲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

舊宮蘊靈千古合祥百代萬祇相庇八神警室事超齊魯義邁誰宮故能屬輦道於天階命帝闕於霄路實宜樹闕疏壤寫極上空克播徽塵永光盛烈

藝文類聚六十二

上建闕表

恭惟哲后舊章必修眇矚前王復古爲貴伏惟陛下忻咨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釐遠圖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懸法無所世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發禮之心以申子來之願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間正歲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懷古之目

藝文類聚六十二

謝立皇太子賜絹表

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含歡，遐邇均抃。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魏文類聚八十五

致仕表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才

陰

魏文類聚十八

臨終遺表

魏文類聚題作臨終勅加篤信敬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

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操刀坐劍比此爲輕仰爲深入法門
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
塗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哀謹啟

廣宏明集三十一上
疏文類聚七十七

上疏論選舉

天監中

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
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學校基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
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
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
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
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
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難
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通典
十六

上言宜校勳譜籍

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無餘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干宋所書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爲宜檢之日卽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三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牽鼠齧雨溼沾爛解散於地又無局賸此籍既並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于是東堂校籍置卽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宣康之前或以隆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祚相應如此詭譎萬緒于端校籍諸郎亦

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普停洗卻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曹胤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

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
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
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民郎
左民尚書專共校勘所責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
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諺下在所科罰

通典三又南史五
十九王僧孺傳

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
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廢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合
之義升降緣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
涇渭無殊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
罔計斯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
胤世業可懷纓郤之家前徽未遠既壯而室竊嘗莫非阜隸結襦

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厯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屨興言思清弊
俗者也臣竇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
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
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
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
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辭問嗣之列稱吳
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
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
王慈吳郡正閭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
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
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辯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
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

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策鄙情資行造
次以之糾匿繩違允茲簡裁源卽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
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
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問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
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
事爲甚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宜竄以明科黜
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
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文選

奏彈祕書郎蕭遙昌

謹按兼祕書郎臣蕭遙昌盛歲茂年升華祕館淑慎之迹未彰違
情之容已及宜置微網以肅朝風請以見事免遙昌所居官

初學
鄭十

奏彈太子中舍人王偕祐

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

南史二十一

奏彈孔稚珪違制敝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綱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
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俸朝班頻登要近九
棘之任理无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恆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
之條猶合約黜且稚珪俯自內轍作士下闈通制明文日陳几案
自踰規矩莫斯爲甚臣等恭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
官名輒下禁止

初學記二十一

奏彈奉朝請王希珣違假

謹案奉朝請臣王希珣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无遊及
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初學

十一

奏彈御史孔震題省壁悖慢事

謹案奉朝請臺御史臣孔震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來士子常務況東泉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比物逆類非所宜稱黜之流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震所居官輒下禁止

初學記二十四

修竹彈甘蔗文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蕪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蔗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摧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子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詎自稱雖慚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偁幽不曠而甘蔗擗莖布影獨

見郭敝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故察以情登攝甘蔗
左近杜若江蘼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
間切尋甘蔗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彫
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籍慶會積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卽
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
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
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眾屈

藝文類聚
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七終

全梁文卷二十七

沈約

十一

全梁文卷二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

齊武帝謚議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事隨，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盡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蒙之主，道冠初耜之君。含精靈於五緯，篤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抑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潢汗，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沔。旌旆未麾，鯨鯢自殲。弗勞羌魏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

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
四夷威行海內罔圖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
默尊嚴若飈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
齊軌七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
積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岸塾大啟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
丹徼青丘之野跋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夷畏九獻
琛內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
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
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過密晦朔不居殲宮將啟
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藝文類
卷十四

齊明帝謚議

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二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
世盜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堦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

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
南自北無思不踐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祠主狂凶人倫道盡宗
社阡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
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
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
神武邀聽邇聞萬目備張絃網靡漏御轡不迷靈藉聽於襄野大
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楫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
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
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爲淪弛將及
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
諒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勳之慕不追負鄉
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輜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蘇文類
卷十四

梁武帝郊后諡議

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倪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論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

梁書高祖
郊皇后傳

正會乘輿議

正會儀法，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鳥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案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

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版輿升殿。

隋書禮儀志：因天監六年尚書僕射沈約

議詔可又見
通典七十

謝勅賜冰啟

稱惟司寒，輟響眇自前代。凌室曠官，歷茲永久。聖功闡物，逸典備甄。窮深既採，園池靡用。有籍羔秬，無災霜雹。

蘇文類
卷九

謝賜甘露啟

約言左右徐儼宣勅垂賜法音寺松葉上甘露臣往年經見不過
霽條而已時或疑結纒若輕霰未有玉聚珠聯光粲若是實由積
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華宵極零被後彫慈旨曲洽頌此祥賚
不任欣賀謹以啟事謝以聞臣約言

初學記
二十五

賀齊明帝登祚啟

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
行悖人經逃聽之所未書宗廟之始如綴百靈聳動九服迴違結
後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
君德夙表龍章日綵煥若麗天納旌賓門道風遐被眷化神行無
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耿轡紆汾陽之遠情運堯
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騰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
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
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縮民和

式流星澤塗歌里抃戴懷鳧藻

藝文類聚十四

謝齊竟陵王敍撰高士傳啟

襜聞高尚其事義光爰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傲貪勉競潔
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於
前叔夜士安書高塵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獨行必彰斥
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
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
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
思自罄勛

藝文類聚二十七

謝齊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啟

鳳絲鸞章霞鮮錦縹觀寶河宗未必比麗觀樂帝所遠有慙德雖
日月在天理絕稱詠而徘徊光景不能自息

藝文類聚四十三

謝齊景陵王賁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啟

竊以積絲成絲、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
爲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復袖緼裾、豈伊恆餽、榮新之
寵、固難輕報、藝文類聚 六十七

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劔啟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劔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
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藝文類聚 六十 劔 覽三百四十四

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啟

輕鑿微動、密翳徐張、黃間所殺、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
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藝文類聚 六十六

謝司徒賜北蘇啟

曠阻陰山之外、妙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
洽、遂遍芻薇、停鑣懼喘、旣宏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輕言於俗表、

藝文類聚 七十一

謝賜軫調絹等啟

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菴、非降
魏兩之賜、恩愈枉道、賈深束帛、藝文類聚
八十五

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啟

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
爲美服、隻綺易儻、舉而不息、三夜有待、藝文類聚
八十五

謝勅賜絹葛啟

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褥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藝文類聚
八十五

謝賜交州檳榔啟

龍編嘉寶、厥包遐遠、□□□□
□□□□

爲柳世隆謝賜樂遊胡桃啟

挺自禁園、味逾井絡、動物迴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逃、吉之先

見者也、藝文類聚
八十七

應詔進佛記序啟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啟

廣宏明集十五

上錢隨喜光宅寺啟

伏惟中陽故里春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大教早流法尊二代開塔白水樹剝粉榆可以傳美垂跡迄今不朽

藝文類聚卷七十七

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啟

稱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同上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啟

竊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立體妙凝神由表磨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

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藝文類聚
七十七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
勅答臣下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廢
微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
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沈約呈

宏明
集十

答樂謫書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歎盛烈方軌伊且慙造之感朝野同
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
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
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
與此約閭闔鄙人名不入第歆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
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南齊書豫
章王綏傳

答庾光祿書

忌日制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與感，以對賓客，故過自晦匿，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於此。

封氏聞見記六

答沈麟士書

獨往之業，雖問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袞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沈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象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眞名動京輦，何遠之有。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賢弋釣泉臺，以慰閉暮，則平生之心，於此遂矣。

魏文類聚二十七

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

夫眇汎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迴環
編離字滅終無所辨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

與陶弘景書

先生襟袵流俗超然獨遠烈電羽帶摠轡雲靄方當名書絳簡身
遊玄闕憑星夕臥望日朝滄而至理深微峻焉難睹惟欲下風問
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閑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
反跡無缺惟心

藝文類聚
七十八

報王筠書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
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仁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
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靈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
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

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

梁書王筠傳

報劉杳書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獲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瑾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問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聚會更共申析

梁書劉杳傳

荅陸厥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麻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

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象剌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郢匠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闕跋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綉，蓋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南齊書陸厥傳

與徐勉書

吾弱年孤苦，傷無孳願，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適，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傷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

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
正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反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
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合想記未忘聖道聿
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
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
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
暮年產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俯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
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匍匐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
冷日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
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
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
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梁書沈
約傳

與約法師書悼周捨

周中書風趣高奇志託夷遠真情素韻水柱齊質自接彩同極罕
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消遙寡務何嘗不北
游覽南居宴病春朝聽鳥秋夜臨風匪設空言皆爲實事音容滿
目言笑在耳宿草旣陳楸檟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
精深甘此藿食至于歲時包篋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
子輒斬而後與用爲歡諫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倏成悲
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下不禁指遺恭送
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闊非止恆交覽物存舊彌當切
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約和南

釋藏策五廣宏
明集二十八上

書

今年殆差故尔始得此事至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范化開
帖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糧儲傳事登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二十八終

全梁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沈約五

辨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粹凝立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
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
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
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
作樂。則太平之業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時
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
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佞樹削迹。干七十君而
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藝文類聚二十
初學記十七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遊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鉅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亦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恆儀，同物俯仰，遺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尙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旣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朋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旣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

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八
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
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藝文類聚
三十七

晉書食貨志論

人生所資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人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
朋興於上代昔醇人未漓情嗜疏寡奉生瞻己事有異同一夫躬
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通用濟乏龜
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右譎變姦弊大起昏作役苦故儕人去而
從商商工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幣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也於是
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闕文犀飛
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滅
田家之蓄錢雖盈尺且不療饑於堯年貝或如山信無救渴於湯
代其爲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

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未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事興替。或庫盈朽貫，而爲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無待。雖致平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醇返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繼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圜洪，銷鑄無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覺其終，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木豈慮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錢用，幣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准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晉書選舉志九品論

漢末喪亂魏武時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邵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譌斯化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土階閭之任宜有司存

通典十六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其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

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
軒羲之在彼天地，饜齧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
孤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
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視，娑婆南界，是
曰閻浮，慈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
己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
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贊
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其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
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
區區中國，緣應未啟，求其會歸，尋其要旨，蓋與四夷之樂，同日而
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
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
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愼，稍啟其源，故燔

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賴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麇卵不得妄犯，魚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者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於酣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剗劓，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

悟矣

廣宏明
集五

荅陶隱居難均聖論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門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麻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麻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則四月辛卯長麻推是五月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見之語與春秋恆

星不見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更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策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尙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

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雖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蕩、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尙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揚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願乘、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請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啟、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眾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

之間法見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滄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虛執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宏明集五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敢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爾爛熳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鮓肉

食同有其緣，泉妾登絲，蠶衣共頌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辨。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緩於身，事既難遺，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泉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緝緝，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羸去甚，敘義斯急。緝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於言。緝緝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人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

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
葉阿難三部徒眾獨不來至既而二人竝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
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啟十數年間廣
卓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間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
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互時引日然則一歲八齋已驚其驟終朝
未肉盡室驚嗟極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
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射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
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
諷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慙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
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縵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
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
之因固蔬菜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廣宏明集
二十六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卻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途。

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廣宏明集
二十二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鑿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鳥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真愚蓋由知直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至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

端互起互起眾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於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靈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未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廣宏明集
二十二

難范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

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獨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邪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夫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爲利今取一半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斲之生卽謝任重之爲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邪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

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
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
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
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
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竝不
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
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
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邪
則不盡若謂本不盡邪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
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
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
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
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

則限有眼神耳有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間之體尙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邪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

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
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
枯木矣。廣宏明集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眾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
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眾僧，僧伽藍內本不
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眾生，今之僧眾，非唯持中者少，乃
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竝，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
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感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
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
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昂然，無許自立。
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
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眾所鄙取，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

身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
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
請僧一會既可。豈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
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
離則三寶墜於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
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
心則爲會可矣。廣宏明集
二十四

迷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
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
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
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
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

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東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明集二

十四

賜進士出身三言衛庶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